



文艺嵩岳

李白、杜甫、杨兰春等，古往今来，那些镌刻于嵩山上的文人墨客，用文字和艺术构筑起华夏辉煌悠久的文明。如今嵩山聚集更多优秀的文化人士，构筑了嵩山文化的风骨和嵩山文化现象。为此，本报联合登封市文联开设《文艺嵩岳》专栏。本期讲述登封市美术家协会秘书长赵洪涛的艺术人生。

# 用笔墨表现和感受现实生活

赵洪涛的作品一花一鸟，一草一木，都赋予绚丽色彩、新异的构图，用笔纵放，不失古法，墨色清新，雅俗共赏。从艺30年来，他的多幅作品被国家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孔繁森纪念馆等单位及个人收藏。

登封融媒记者  
高鹏敏 欧阳文权 文/图



## 追求自然完美

赵洪涛认为，写生首先要尊重自然、热爱自然，虚心地向自然学习，要认真地观察她、研究她、热爱她、体悟她，在与自然的交流中生出高妙而独特的表现方法。多年来，他始终把对自然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十分注重笔墨与自然的结合关系，尤其对山岩的体脉、沟壑的走势、树木的纹理等自然事物刻画更是尽善其工，尽现技法之精。

赵洪涛从艺30年来，中国画、水彩画、书法作品多次获得国家及省市奖

项。他的水彩画作品参加中国美协“亚亨杯”全国绘画精品大展，入选中国美协主编的《全国绘画实力派作品集》，并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中国电影百年书画大展”获一等奖。他的中国画作品《嵩山秋韵》参加文化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书画名家作品展获一等奖。他不仅多次参加“道法嵩山”五人书画展，而且还出版了自己的画集，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 坚持一脉相承

赵洪涛耿直大方，和他的书法、画作一样，没有半点夺人耳目的造作，笔墨中弥漫着追慕古人的心境。赵洪涛曾在首都师范大学全国美术名师高研班学习深造，得到多位名师指点。他说：“我愿意做一个接力棒，把中国艺术的传统接力下去。”他始终认为，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师不通过继承传统，而站在大师行列的。于是，对前辈艺术大师心摹手追，成为他的主要功课。在传统艺术领域多元化、追求创新一度成为热点之时，赵洪涛依然坚定地走在继承传统的道路上，对精益求精的笔法、传统的绘画技艺以及传统艺术家的境界、素养不懈追求。

赵洪涛在画作中把抒情写意的艺术手法与中国传统艺术做到一脉相承，同时他又在立意、构图和造境方面都对传统绘画程式有所突破。

## 垂青“花中君子”

作为嵩山地区的山水画家，近年来，赵洪涛开始把更多精力投放在荷花写意创作上。

为了塑造“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荷花品质，赵洪涛作画时笔下线条、墨色的往复、曲折、顿挫，以及聚散、主次等变化，都紧扣着对景物产生刹那间的心境活动，在笔墨、线条的交叉中，流露出对荷花喜爱的感情。他笔

下的荷花充满了禅意美，粉白的荷花和泼墨的叶子形成对比，使荷花清雅高洁的姿态更显圣洁。画面中翠鸟、蜻蜓、游鱼、露珠等动静相生，使作品充满静谧与灵动……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赵洪涛心中的荷花已是高洁品格的化身，他说：“荷花是君子之花，人也当如此，高洁处事，清白做人。”

# 白露为霜薯正甜

□刘曙光/文

越好看，甘甜的水分越多，也越发憨态可掬。正因如此，乡亲们总爱对面像憨厚、说话木讷的人开玩笑：你咋立那儿像一骨碌（一块）红薯！

种红薯的最大好处还是产量高，一亩好红薯往往能产几千斤。刨红薯时，全生产队从早忙到晚，撒掉秧子，用锄头刨，然后择拣，把红薯拢聚成堆。下午，过秤分红薯。晚上，满坡都是马灯闪烁。男的挑，妇女们用红薯刨子飞快地刨片，孩子们挎上篮子，把刨切的红薯片撒摆到草滩上或刚露出苗的麦田里。第二天，荒草滩上，麦田里到处是洁白的红薯片，仿佛下了一层雪。红薯片四五天就晒干了，晒干的红薯片最怕淋雨，一遇下雨，不管白天黑夜，男女老少齐出动，慌慌张张拾红薯片。

那时，家家都有红薯窖。霜降后，红薯该下窖了。父亲用箩头筐把我、马灯、笤帚一起系下窖，把窖内往年的杂物清扫干净，然后在窖底的拐窝铺上一层细细的湿沙子，好为红薯提供水分，然后把系下来的红薯小心翼翼地摆放整齐。等到红薯窖摆满了窖口，全家的冬春食需便

有了着落。

憨厚的红薯全身都能吃，暑伏时节红薯叶子可凉拌，可清炒，霜降后可腌成“酸菜”。红薯秧子也扔不了，做牛羊饲料。红薯更是可以五花八门地吃：烧着吃、蒸着吃、炕着吃，刨片晒干磨面可擀面条、蒸馒头，生红薯磨成渣做粉芡可以下粉条……

但所有的红薯制品中，我最爱吃的还是蒸熟的红薯晒干或炕干成的“筋红薯”！我家的灶台大，盘了两个大温罐，冬天来了，一个用来热水，一个专门炕“筋红薯”。早起上学，我们弟兄姊妹几个用温热水洗罢脸，喝碗玉米糝煮红薯，再装几疙瘩“筋红薯”路上吃，给童年留下了一份筋道而甜蜜的记忆。但到县城读书后，我再也没有吃过母亲炕的“筋红薯”了。

我牢记自己是农民出身，上学、工作在外30多年，虽不从事农活，但农事之苦，农事之乐是深有感知的，这就像小时候母亲炕的“筋红薯”，多年不吃，味道永远在心里留存着。

我是决计要回家刨几天红薯了。

## 登封书画风采



贾中岳《金秋》



陈玫之《花开富贵》



郭彩红《喜上眉梢》



景夫德《竹》



散文欣赏

“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麦子一种完，就该刨红薯了。这不，堂弟从老家打来电话说，今年墒情好，红薯长势喜人，催我回家小住几天刨红薯。他许是知我退休休息，怕我寂寞吧。这亲情之邀，不由使年少时与红薯有关的画面一帧帧在脑海浮现开来。

我的少年时期是在大集体生产队里度过的。那年月的红薯可是个“宝”。“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我们生产队除有限的水浇地外，陵坡上的地都种红薯。

“麦收一张犁，秋收一张锄”。红薯是大秋作物，栽种后需要多遍锄草、松土、追肥。地越松软，红薯长的个儿越大，品相